

活页文史丛刊

61-90

淮阴师专编印

Z427
c83

828159

·现代文学专题·

淮阴师专编

现代文学史料

61



20134313

邓颖超同志诗三首

竟 肯

一朵红色的玫瑰花，
栽植在春天美丽的花园里。
伊呈艳含笑的开着。
温和的日光笼罩着伊，
愈显得伊美丽。
伊也很喜悦，努力不停的向上滋长着！
伊是可爱的哟！
伊是有希望的哟！
但伊不自爱，不自卫，不自量，
甘任伪诈的蜂儿卧在伊的纯洁的心房，
锦绣的怀里，
任意的恋着……
伊亦愈呈媚欣笑；
自以为得到伴侣幸荣！

但伊邻近的朋友们对着伊，
只有充满感慨的心琴滴出这样的调子：

“唉有希望的伊哟！竟肯……

哦！人的变啊，
事的变啊，
物的变啊，
都是不堪思忆的啊！”

感 怀

黑暗的社会里，
到处呈现着，
倾轧、纷乱、利诱、掠夺……的景象。
这是令人何等的痛恶啊！

阶级重重的社会，
到处听着，
被压迫者的惨痛呼号。
到处渲染着，
劳动者的斑斑血汗。
这是何等的令人悲愤啊！

世态炎凉的社会里，
人情的无常，
确似大海的波澜一样。
这是何等的令人难堪啊！

哦！

痛恶悲愤难堪啊！

只有那蔚蓝色的天空，

镶着亮晶晶的一轮明月，

伊充满着博爱晶莹皎洁的波光，

照耀着宇宙一切众生。

伊是光明的使者，

伊是博爱之神。

从来不分什么温寒贵贱啊！

答 友

是这般地枯冷的社会，

是这般地虚伪的人情。

我们，直率诚挚的我们，

除了互相慰勉外，

更有谁人？

我向你们畅诉从我心路滴出来的调子，

确是对你的恳切希望，

确也是我所要勉力的！

但难当你的光明的导线的赞谢呢！

哈！

好了！

你竟毅然驱逐了烦闷苦恼之魔，

活泼泼地努力奋起！

我相信你今后必日近无己！

你给我许多的欣慰，

我要更为你的前途祝祷！

南羲！

化学室的药瓶不和你接吻了，

但你要使它和人类之魔接吻啊！

床上的剪刀不和你握手了，

但你要使它和“杀你者”“杀人者”握手啊！

南羲哟！奋起！

“活泼泼地努力奋起”

——关于邓颖超同志的三首诗

张 铁 荣

（南开大学中文系）

《竞肯》、《感怀》、《答友》这三首新诗，最初发表于天津《新民意报》文艺副刊《朝霞》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三册上（每月一册，共出七册），署名“颖超”。此刊现藏天津市人民图书馆。

一九二三年，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在中国横肆暴虐，实行黑暗统治的时候。当时“觉悟社”在国内的部

分社员邓颖超、李峙山等同志经过商议，创办了《觉郎》、《女星》等刊物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揭露封建主义罪恶，掀起妇女解放运动。她们的工作得到了天津进步报纸《新民意报》的支持。在此期间，邓颖超同志写了许多文章。《朝霞》是当时《新民意报》的文艺园地之一，以刊登文艺作品为主。这三首新诗，是目前所能看到的邓颖超同志当时公开发表的诗作，应当说是十分宝贵的。

《竟肯》这首诗，是有感于同阵营中的女青年误入恋爱的迷途而作的。本来是一个“努力不停的向上”的“有希望的”女青年，但是，她“不自爱、不自卫”，堕入情网，向“伪诈的蜂儿”似的人“呈媚欣笑”，还“自以为得到伴侣幸荣”。大家为她痛心，作者希望她猛醒。当时邓颖超同志曾经指出：“两三年来，两性的结合，很多是基于恋爱的。但走入迷途的，却也不少。据我所见所闻的，多是属于一时情的、性的、物质的冲动，两性很急促的便跳入恋爱的圈里；结果感受痛苦，竟至破裂的，很多很多。这种迷误的恋爱，在起初，虽然多能感到快乐，但后来，不但不能令人们得到幸福，且沮丧人们的志气，或竟驱使着人们去自杀。真是痛苦之魔啊！”（《错误的恋爱》，见《女星旬刊》一九二三年第二期）诗中表达对女友不觉悟的惋惜，号召青年要蓬勃向上，永远进取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，绝不向伪诈的恶势力妥协。诗中的“伊”即她。据湛小岑同志回忆，当时觉悟社中的几位女社员，曾长期反对把女性第三人称写成“她”字，她们主张用“伊”来代替。

《感怀》是一首同情被压迫者、痛恨黑暗社会，向往光明未来的诗歌。五四运动过后，社会上依然是“阶级重

重”、“人情无常”，到处可以听到“被压迫者的惨痛呼号”。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邓颖超同志和其他一些青年，有家归不得，饱尝了爱国流浪的痛苦生活。世态炎凉“冷过十二月的寒风”（邓颖超：《漫话五四当年》，见《新华日报》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第三版）。作者面对冷酷的现实，感慨万千，发出了抨击黑暗的旧社会，盼望不分贫富贵贱，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的心声。全诗充满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《答友》是一首鼓励战友努力奋起，勇敢投入战斗的感人诗篇。作者为战友“毅然驱逐了烦闷苦恼之魔，活泼泼地努力奋起”而感到欣慰，并激励她今后奋然前行，自强不息，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全诗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战斗激情。南羲，女，当时经常为《新民意报》的《朝霞》、《女星》等副刊撰稿。

统观这三首新诗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寄希望于有志青年，热情勉励他们关心人民疾苦，关注国家命运，不要自甘堕落，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，为改造中国而活泼泼地奋起斗争。

邓颖超同志早期的这三首诗歌，朴实无华，节奏鲜明，语言流畅。在艺术上，明显地带有五四时期新诗的善于比喻、不受韵律束缚、表达思想明快直接等特点。今天读来，依然亲切感人。

重读这三首新诗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，蓬勃向上，努力奋起，树立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己任的远大志向。

致柳诒徵论修史书

章 炳 麟

翼谋我兄左右：金陵一叙，胜得清酒三升，尊意重修宋明二史，《宋史》芜秽固有之，然欲删其繁，仍将增补其阙，今所见书，恐不能多于柯维骥、陈黄中也。《明史》世称佳史，盖以上比宋元则为简练翔实耳。然乾隆重修，已有不逮史稿者，而万氏原本则较史稿更信（万未成志而纪传已五百卷，今史稿连志祇三百许卷），恐其中恶讳之文已为王鸿绪删尽也。明世遗文，今存者百不及五（据《艺文志》，四部合计约十万卷，除经部及子部丛杂者无用外，大抵尚有七八万卷，百分之五，亦须四千卷），则修改亦难，唯清代发原之际今堪增补，党人是非之见，今渐平允。以修史则恐较季野而不足，以修明鉴，则必较夏燮而有余，如能精为考异，亦足以正明史之误，此公所能任，亦吾所能任也，再集数人，从旁商

讨，则必有定本矣。

拙著《清建国别记》，近因钞《会典》及《篁墩文集》又有补入，大抵援引二十余种，而明著明刊居半，或可问世，近又得叶文忠《四夷考》，乃知董山诛后，山与凡察、满住之后，皆得袭官，《四夷考》及《东夷考略》所载嘉靖间李徽赤哈作乱伏诛事，殆即李满住后也。唯凡察子究系何名，今不可得，昨承示北京大学所有《明实录》宪宗一朝完全无缺，已属友人代检矣。

附记：一九二四年夏，东南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等校联合举办学生暑期讲习班，请太炎先生来宁讲学，先祖与太炎先生相会于金陵，太炎第一日所讲为“历史的志趣”一题，讲毕，江苏诸生以不谙先生浙江方言，群请先祖复述，先祖欣然复述太炎所讲一过，挈领提纲，江苏学生咸悦焉。

太炎此书末所署时日为七月十四日，想即一九二四年至东大讲学后此年内所写，故信首有“金陵一叙，胜得清酒三升”之语也。

是年先祖并陪太炎游秦淮，座有经师，语皆典谟，洵为清游焉。

柳 曾 符(复旦大学中文系)

1979年12月

赵步杰《古汉语语言入门》序

黎 锦 熙 遗 作

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）

赵步杰同志把他的《古汉语“言语”入门（修订稿）》从延安大学寄给我；前几年我初见他的这部讲义原稿，就觉得“言语入门”之说有点儿突出；他说当时同人多不赞成这个名称，而他坚持。我就觉得这个突出是有创造性的，是从教学实践的经验中得到的一种启发。我就想把自己的看法给它阐发一点儿理论，以备群众的研讨。不过，现在写业务性的文章，都得提到政治思想上的原则上来，所以我先把答复张文焕同志的信节引两段如下：

“承你对1953年初发表的《汉语语法两体系》批注完。但有一段较为重要的阐明：

我和刘世儒两人为什么要把《汉语语法两体系——科

学体系和学科（教学）体系》定为这篇论文的篇题呢？这里用“体系”这个词，指的是在学术业务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政治体系：第一、大家知道，语法是语言科学的一个部门，研究它，首先要问应当是‘什么目的’，是不是对于人类社会要有所贡献？是不是要有所发明、创造，为世界各种语言规范改进其理论和方法？这就是属于第一‘科学体系’的研究。其次，就得问应当是‘为什么人’，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要把自己所研究而认为是较好的理论方法来应用于实际，‘为祖国语言（汉语，全民的，大众的）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’，然后能为社会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建设的宣教工作服务，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具服务。这就是属于第二‘学科（教学）体系’的研究，因为实际问题就是要 把 小、中、大各级语文‘学科’和‘教学’方法彻底改进，把教材课本编写得进一步完善。所谓‘两体系’，只是一码事的两方面：科学研究和学科（教学）研究是应当同时进行，‘迭’相改善的，我们在这论文‘结论’的第（3）项已有强调的声明：研究这两体系时，可以说‘学科（教学）体系’简直就是‘科学体系’的加工（因为要联系其他有关的科学，主要是教育学和学习心理学）。——打个比方，以大喻小：我们两人（当然还有参加讨论的）这个集体的语法小工厂，就是把这篇论文当作《鞍钢宪法》看待的；所以，二十年来，从‘学科（教学）体系’研究出版了初步教学用的50多页的小册子《汉语语法十八课》，再把每一课扩充起来，安排到‘科学体系’中，陆续出版了进一步研究参考用的150多万字、1,600多页的《汉语语法教材》三大册。”

“所谓‘加工’，就是本着上文‘两体系’的研究和出版的原则，要同时并举，迭相改进的意思，不要把普及教学的东西看作是要减低水平、降下程度的。一句话：普及是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’的。接着下一句话：提高是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’的，就是说，不要把普及对象广大群众的水准误看做是一成不变的，他们的思想和理解能力正在发展中，例如你若要研讨语法教学（大众性的）问题，就该想起这是语法科学研究的‘加工’，要加一种‘精简’的工（如系统分明，重点突出，易学管用），绝不是改成些‘粗陋’的东西。下一句话尤其重要：你若求语法科学研究的前进，就要确实地认识那些并不知道语法的人民群众，其口头‘言语’，就没有不合于所谓‘语法’的，它就是‘语言’的基础、‘语法’的根据；是语言科学一切资料的源泉。——这‘言语’一词，英译可特用*spoken*（即动词*speak*的*p.p*形式，指谈话、口头报告），一般泛用的名词即*speech*。十年前南方语法界有人建议与‘语言’一词分开来用，今姑从之。”

“画龙点睛”，引文到了末尾就把“言语”两字跟序文焊接起来了。那么怎么样才是“言语入门”呢？任何一种“语言”，总要入“言语之门”，才能完成这种“语言”的任务。尽管说的是某种语言的“普通话”，共用这种“语言”的人听了都懂，若只够互道寒暄，共喊口号，那是才跨进门槛，还未升堂；到了堂中，彼此发言，意通辞达，总算入了“言语之门”了；然而还未入室，必须是在会议室中高谈雄辩，引起共鸣，或是在起居室中，促膝谈心，“推襟送抱”（这是个表示“亲切友好之谈”的成语），然后尽了某种

“语言”的能事。

上边是就某种语言的“普通话”说的，中国的汉族“语言”过去提倡“统一”已历七十来年，由于祖国地方大，人口多，现在还在大力推广汉语的“普通话”，要求“尽其能事”，还得努力进入“言语之门”。假如双方会话，不能用普通话而各用其本地“方言”（四大方言和北京标准的“普通话”的差距，就象英国语和德国语的差距，所以教学上是与外国语同比例的），那就是还未具备入“言语之门”的基础（不过四大方言区之外还有“普通话”范围内的“小方言区”，对应转变，升堂较易）。更由于祖国的历史长、文化古，还有一大批的用统一的汉字刻印流传的“古汉语”书刊和现代的“文言文”作品，是不是也要入“言语之门”呢？恰巧，赵同志这部讲义就替我答复了：必须要“古汉语入言语之门”。

那么，又怎么“入”法呢？任何不同的语言，都可以在直达“言语之门”的途程上搭一道过渡的桥——翻译。

这种“翻译”，与一般翻译的意义有所不同，不是不同语族整个内容的口头翻译（例如外交上的“对话”），也不是同一语族的方言翻译（这是说话时“口音”和“词汇”不同，属于音韵学和词汇学即词典所管），这乃是“语言”中用词造句的“言语”翻译，是专属于“语法、修辞”一类的。而赵同志所编写的正是一部“语法”讲义。

“语法”中这个“言语之门”的问题，过去是很不被重视的，现在却有了关于政治的现实意义了。几千年工农兵广大群众从来不能读、不让看的书现在都到眼前来了！二千多年前的作品，如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和《商君书》，如果

有人要读一读原书，注释本又特少，大家正在设计这个“翻译”的桥梁怎样架造法。

我得到赵同志所创“言语入门”这个名称的启发，于是兴奋地写了一篇论文，题为《古汉语语法的“言语入门”的研写法提纲举例》。现节引其一部分如下：

古汉语作品分析的三部曲（1974，二月稿）

第一部曲 简注本篇古“词汇”的音义，串讲内容，只求“达旨”。——例如在今天选讲《荀子》，初步只能按词句略阐明其内容大意。如果听众中有要学习原文的，才可逐词逐句对应“言语”奏出第二部曲；

第二部曲 把原文“翻译”成现代白话。——要讲得人人能懂，又完全符合原文的语意，准确无误。

举《荀子·劝学》篇第一段中的一组复句为例：

〔原文〕木，直中绳；輶以为轮，其曲中规，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，輶使之然也。

〔译语〕木料，直本可合于绳墨；但人若揉它成为车轮，

那么它的曲又改合于圆规，虽然有些枯槁和暴露在太阳里，可是它再也不能挺直起来了。（这是什么缘故呢？）就是揉的力量使它变成这样的呀！（圆点是原文已有的字、词；—是加的虚词；（）中是加的语句）

〔注意〕必须先把原文象这样如实地翻译成现代人们都听得全懂意思的白话（在四大方言区，索性暂用其本地风光的方言，以达成真切的了解），这就进入了“言语之门”。以上一、二两部曲，一般大都奏得出来。然后逐步按“语法”规律把原文图解起来，自然不会误成“病句”

图解”的，这就是奏的第三部曲，进行“科学体系”研究以提高“学科”质量的“加工”。

第三部曲 画出原文的“总图解”——自学和教人合并进行，分两步骤：

(1) 前奏——就着原文，先在骨干成分的字、词下标出：=，主语；-，谓语；~~~~，宾语或补语。（原为“读书加线法”，是初步析句时“图解一切长句子的手续”。因为这样把“六大成分”的四个骨干成分“抓紧标记”，才便于安排图解的间架。——“骨干成分”都划在每个单句横线的上边，其下边是“附加成分”，可不在初步分析之内。但若以机械为喻，这“前奏”究竟还是整理“零件”，不是安装全部机器。）

(2) 交响乐，大合唱——总图解（“总图解”是全篇集合的“大合唱”。）（编者按：限于印刷条件，图略。）

〔注意〕请参看《古今作品分析图解简说》。

“总图解”是从词汇音义，句法成分，文白对译，词类、词组，复句，句群，段落、篇章等教学程序进而证成其科学体系，综合而成“一盘棋”。看图解，就能对原作品了解其文从字顺、脉络贯通，语法上烦琐的术语名词可以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。请参看《汉语语法教材》第三编396页，这里附录其末段如下：

“图解法如果运用得适当，在帮助汉语语法的科学研究上，可以总结它的几个优点：一、绘出思想表达的‘语言形态’；二、思维规律（逻辑的）和‘语言规律’（民族习惯的，包括文学的）的统一；三、句法成分和‘词类’的统一（就是说，可看出句法成分和词类的关联性和一致性）；

四、词形、词义、语意（包括语势、口气等）和‘词序’‘句型’‘章法’的统一（就是说，对于语法，可以把形态学和结构学结合起来；而语法研究，同时又能联系实际，结合修辞）。”

总而言之，不论古汉语和现代作品，也不论分析图解的繁简高低，全都是要通过某种“语言”的“言语”的，大都是要跨过“翻译”桥梁而入“言语之门”的。

最后赘言：研究语法，教学语法，两般体系，一条纲领，就是：不要“为语法而语法”！——如果说，全世界学术专科里有语法，我们还得追随着搞语法；我们学校里有语法这门课程，我就照例担任语法；为了学生毕业，我就“对本生歌”地讲完这部语法……这些说话并没有什么错误，只是把语法弄得“没有灵魂”了；没有灵魂则“幽灵”将起而代之，说不定在语法业务工作上不自觉地犯了路线错误，因为他的意识中还没有清醒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赵同志的语法老师是前西北大学的傅子东教授，解放前与我不约而同地尽心于“句本位”的语法规制和“图解法”的教学方法。至今少数高足得其传授，赵同志即其一人，近有信对我说，傅老师的语法创业未半，其“要害”就在“为语法而语法”。善哉此言！足以作为语法的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“同时并举、迭相改进”之“新生事业”的启示了。是为序。

黎 锦 熙

1976.3.18

（时年满86岁）

“谢 客”

(读常见书札记)

周 本 淳

鍾嶸《诗品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》云：

“初，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，是夕，即灵运生于会稽。旬日，而谢玄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，送灵运于杜治养之。十五方还都，故名客儿。”

谢灵运亦名谢客，当以此故。然检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验之，未言此事。“旬日而谢玄亡”尤不可信。本传云：

“祖玄，晋车骑将军。父瑛，生而不慧，为秘书郎，蚤亡。灵运幼便颖悟，玄甚异之。谓亲知曰：‘我乃生瑛，瑛那得生灵运’”！

若灵运生十日而玄即亡，何由知其颖悟？考《晋书·谢玄传》：

“(太元)十三年卒于官，时年四十六。”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记其被诛：“时元嘉十年，年四十九。”

上推生年当为太元十年。则谢玄亡时，灵运虚龄四岁，“幼便颖悟”，可得而言。鍾嶸之说，实出无稽。惜乎近人陈延杰《诗品注》既未拈出，而北京大学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亦两系之而不言其龃龉。此倘所谓“睫在眼前长不见”者乎？